

远望文丛

最后的艳遇

蒋子丹

蒋子丹，女，1954年生于北京。

高中毕业后当过临时工，话剧演员，出版社校对及文学编辑。

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1987年加入中国作协，1988年调海南省作协，现为该会专业作家。

辞条分别收入英国剑桥《国际名人录》和《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迄今已发表小说、散文80余万字，已出版小说集《昨天已经古》、《乡愁》，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日文在海外发表。

最后的艳遇

蒋子丹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远望(粤港)出版有限公司策划

粤港登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望文丛：最后的艳遇/蒋子丹 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4 年 . 11

ISBN7—5406—2882—0

I. 最…

II. 蒋…

III. 中篇小说—现代—中国

IV. I247.5

书 名：远望文丛
最后的艳遇
作 者：蒋子丹

中文简体版

出 版：广东教育出版社

策划制作：远望（粤港）出版有限公司

（广州市中山一路梅花村 3 号）

经 销：广东省外文书店

印 刷：广州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规 格：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1 万字

版 次：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406—2882—0/I.5

定 价：8.80 元

自序

蒋子丹

比起许多同龄人，蒋子丹的经历过于简单，尤其当她靠写文章来谋饭的时候，这种经历几乎更是简单得有些过份。有一次，她去海口的一家酒店里看望从北京来的好朋友，同时看见了豆花饭庄名噪一时的女经理。女经理在饭桌上对蒋子丹说，现而今一个女人假如不失一次恋离一场婚辞一回职坐一通牢，就算不上完整，也就是说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女人。蒋子丹当时就差不多背过气去，觉得自己这几项指标一项也没达到，按豆花饭庄庄颁标准就成了残缺不全的女人，而且她估计此生争当达标女人的可能性已经不大，更不用说当一个达标的女作家（在文学全面要求作家隐私升级开膛剖肚以飨读者的时代，这等于先天营养不良后天发育不全）。所以当《作家》杂志约她写一份自传的时候，蒋子丹觉得真是没什么可写的。

蒋子丹 1954 年生于北京，再过几个月就该庆祝四十岁的生日了。写完这些字她觉得日子过得真快，四十年弹指一挥间。蒋子丹对自己的生日一直比较重视，她出生前差一点因

为母亲先兆流产夭折，后来蒙父亲坚持让母亲服用保胎安宫的补药才得以来世上白走一遭，所以每到生日幸运感就洋溢在蒋子丹周身。为此她一直十分感谢在她十九岁那年已经去世的父亲，觉得他在五十三的年龄有了五个孩子的情况下还这样仁爱地保全了自己，实在是大慈大悲。

父母双全且关系和睦，有着五个哥哥姐姐的蒋子丹，从小就不缺少母爱爱手足之爱，这实际上剥夺了她从小体验情感饥渴的权利，使她的性格发展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乖张和怪僻。于是等到她写小说的时候，常常得排除大众化正常化感觉的干扰，靠想象来完成最能体现主人公个性的章节，小说当然也就难得出彩。作为女人，蒋子丹相貌平平，当她呆在女人中间的时候，其人便与其文一样难得出彩。她说话的声音太响节奏太快，不太适合在温馨的灯光下与人谈论手相和人生，她的目光既不朦胧又不婉约还多出了几分侠客的锐气，让女人们从来不把她当做情敌，男人们觉得应该跟她结拜把兄弟。当她三十岁的时候，曾有一位已故著名作家明人不说暗话地问她：你知不知道怎样暗送秋波？蒋子丹想了想答曰：不知。那位作家就叹息说，三十岁的女人不会送秋波岂不白活了？还不赶快学！蒋子丹似乎对这类教诲不太敏感，从三十到四十又白活了十年。她的一双秋波匮乏的眼睛在世界上东看西看，不知怎么被她看重的事情与人物就越来越少。

因为在家里排行最末，受到父母和哥哥姐姐太多的关照，蒋子丹反而失去许多当时看起来倒霉如今想起来走运的机会。起码她从来没上过幼儿园没住过寄宿学校，小学毕业前离开家最长的时间，是到农村去参加双抢劳动一共四天，最值得回忆的业绩，也不过是因为挨了妈妈一巴掌而离家出走，

在外边过了一夜又被火速送回家来。十七岁那年本来眼看她就要高中毕业，全体同学一个面向下乡接受再教育。冷不丁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省剧团来招收小演员，她凭着一口普通话轻而易举进了话剧团（这里要说明的是，九岁时她随父亲调动工作回到祖籍湖南，日后她的北京口音成了逃避下乡的好条件），在千钧一发之际逃出了知青的行列。不过这张馅饼她还没能多啃上几口，就被父亲无比坚定地从剧团给揪了回来。她父亲三十年代开始在上海滩上写小说，曾经给鲁迅先生当过扶灵的弟子，性情也有如先生一样古板。他认为女儿学生不当去当戏子，完全是一种辱没书香门庭的可耻行为。蒋子丹为捍卫自己的自由，在剧团坚持了将近两年，到底架不住父亲软硬兼施，浪子回头似的重操学业，回到中学做知青预备队。就在她放弃工作回校读书三个月之后，她的可亲可敬威严慈祥的老父亲，就怀着对她的满腔希望撒手人寰。父亲的俸禄一旦断绝，蒋子丹的家庭就陷入水深火热。于是她心虚气短地跑回剧团，仍然想去那口大锅里分一碗饭。她的妄想被军代表断然拒绝，说剧团又不是菜园子，怎么由得你想出就出想进就进？虽然长于同窗三二岁的蒋子丹重操学业后宝刀未老，一举拿到六门功课平均九十九点五的好成绩，万般无奈之下还是只好去当临时工，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抄稿子守传达做纸库工人，直到被招入校对室当校对员。在这期间她与九岁时就相识的邻家之子私定终身，完全不需要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他们按照抗战的规格经过八年相互改造与反改造的磨炼，终于在超过了人民政府提倡的晚婚年限以后结为秦晋之好。二十年后提起他们的婚姻，成年人说：噢噢，青梅竹马。青年人说：啧啧，实在单调。

总之蒋子丹从小没离开过母亲的卵翼（结婚以后恰巧需要照看年迈寡居的母亲与因病痴傻的哥哥，仍然留住娘家），没有离开过城市，没有过任何戏剧性的经历，这就规定了她每天在楼房的夹缝里运动穿行的轨迹，规定了她的小说难得有离奇的故事，也缺乏大自然的滋润和气息。有时候，她对历史进行假设，假设自己当过知青，当过右派，有过一个人面对大山大河徘徊荒林野径绝望于凄清雪夜伤感于寥落霜晨的经历，于是下笔有神呼风唤雨。

蒋子丹在出版社一干就是十二年，当过校对、编务、儿童刊物编辑、文学期刊与书籍编辑。她终于正式写起小说来，是在1983年。那年春天她受所在《芙蓉》杂志上司派遣，去河北涿县一个由全国作协组织的笔会组稿。本来那次会议不欢迎任何编辑参加，可是文学期刊新编辑蒋子丹不知深浅贸然前行，在毫无戒心的情况下受到冷落与刁难。幸好那时候她年轻气旺，只知道争强好胜不知道妄自菲薄，她简单地想到既然文坛只尊重作家不尊重编辑，那就当一个作家去接受尊重。回家后她一连写了四个短篇，从此走上当时拥挤不堪如今萧条一路的文学小径。她在这条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在作家中她是一个编辑，在编辑中她是一个作家，时时处处平衡的心态导致了她的写作的方式总是兴之所至一曝十寒。对自己的创作蒋子丹缺乏持久的自信，她实在弄不清楚，有些同行并没写出几篇象样的东西，怎么总像文学泰斗一样行则兴师动众坐则出语惊人。当有人告诉她记住了蒋子丹这个名字的时候，她通常的解释是自己有一个好名字。入学之前她的名字叫做蒋丹丹，入学之际她父亲在蒋丹丹与蒋子丹这两个名字之间掂量了好久，决定叫她蒋子丹。恰巧这些年有位

叫蒋子龙的男作家文坛当红，人们就印象深刻地误以为蒋子龙家又出了一个不成气候的女作家等着她家老大提携。后来在1986年的一次笔会上，蒋子丹与蒋子龙的确碰了一次杯，只不过在认了亲戚之后仍然各人干各人的营生音信不通。

1987年初，蒋子丹由出版社调到湖南省作家协会当合同作家。临调动时有一位上司对她说，你好好考虑一下到底走也不走，现在正提拔年轻干部，你当作家的三年合同满了再回来恐怕过了这村没这个店。蒋子丹当场表态她肯定要走，除了她向往不坐班的自由之外，这还跟她对女干部的某种偏见有关。蒋子丹一直认为女人决不可涉足仕途，无论多好的女人只要当了官哪怕只是居民委员会主任或者街办工厂厂长这类小官也会当出毛病来。所以蒋子丹这一辈子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少先队中队长，在这方面她肯定能够初衷不改保持晚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蒋子丹这个人就不思进取，只不过她选择的方式是宁为凤尾不为鸡头。1988年4月，她跟几个湖南作家一起南下海口，在《海南纪实》杂志充当凤尾两年。虽然他们这群人下海的初衷已被众口不一地塑造得八门五花，但蒋子丹一口咬定，她此来不过是为了走出三十六年一贯熟悉得让她漠然的生活。因此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那就是从此与多年相依为命的母亲两地分居。为给这份刊物组织稿件，她奔走于海口——长沙——北京（或者上海与其他城市）之间。她昔日的沙龙文友已很少跟她碰面，他们调侃她说她每天在共和国上空飞来飞去好不风光。蒋子丹认为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海南纪实》让她领略的远不止是风光，更多的是理想之路的崎岖人面多变的诡谲成熟人生的力量以及独立为人的好感觉。这本著名的刊物于1989年停刊，蒋子丹留在

海南作协另一本糟糕的刊物当了三年心不在焉的编辑，一边编稿一边写文章自娱自乐，直至1994年3月，她竟然又重新回到了专业作家的岗位，这是一个她自己始料未及的结果。现在她每天坐在海口的一间公寓里打电脑，门不出坎不迈，除了体重日增带来一点小小恐慌之外，一切感觉良好。

从1983年到如今，蒋子丹一共只写了三本书，小说集《昨天已经古老》、散文集《乡愁》和这本《最后的艳遇》。过得太悠闲的时候蒋子丹就提醒自己，算起来你也真是写得少了一点。

目 录

自 序	001
桑烟为谁升起	001
绝 响	085
贞操游戏	105
最后的艳遇	123
今夕是何年	143
圈	163
黑颜色	213
没颜色	235
老 M 死后	257

桑烟为谁升起



两句诗引出的爱情故事

假如需要死一千次
我愿一千次弥留在夏季

一天。不知哪一年，不知什么季节里的一天。不知是上午还是下午。天上或者出着太阳或者下着雨。海上或是起风了或是风停了。云也许正在聚起也许正散开。这么一天里这么一个时辰，我信手在稿纸上写了以上的文字。

我觉得这是诗。

我看着白纸上的两行黑字，忽然看出那些字后边隐藏着一个故事。故事定然关于女人，同时定然关于爱情。

假如真的有谁愿意为什么事死一千次，那个人准是女人无疑，而那事件也准是爱情无疑。男人们永远不会这么做，永远不肯犯这种错误。

夏季从来是爱情的季节，但贪恋夏季沉湎爱情的女人命运定然悲惨。光悲惨尚不完全，还应该美丽。献身爱情的女人命运悲惨而美丽。

我从文字后边看见一个故事。关于夏季关于女人关于爱情的故事。夏季炎热并且多雨。发生在炎热多雨夏季里的故事，美丽而悲惨。

两句诗可以决定一个命运，关于一个不幸女人的命运。这个念头叫我害怕。我看着自己的右手，这只手叫我觉得陌生。我不知道它将怎样来屠戮一个女人，会怎样充满善意甚至爱心地将她放逐到令人痛心的境地。可是这只手已经握住了钢笔，笔尖已经在纸上移动。命运之路已经开始显现。这是件很不幸的事情。有时候有些事是不可逆转的，尽管明知结局会不幸。如同我们明知一天天走向死亡，仍要一天天走过去一样。

我把我的发现我的感慨包括我内心的恐惧统统向我对面的女人说了。那女人正在专心喝一杯茶。

我想在说话的时候，我也许露出了沾沾自喜的神色。我认为这个构思可以打动人尤其是女人，因为它一开始就已经打动了我自己，并叫我感到恐惧。

我以为作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那女人理所当然要被打动。

可是不然。她坐在我的对面，端一杯不加糖的红茶，只顾慢条斯理地品尝，完全不为所动。

我盯住她足足有几分钟，看她把整杯茶一小口一小口喝下去。为她的冷漠所恼怒，我决定在小说里描写她的时候，尽可能不使用那些让她婀娜多姿乃至千娇百媚的字眼，以示惩

罚。这种考虑在此时不过是由于我的狭隘所导致的某种恶作剧，可是到了后来，反而让我的女主人公避免了许多漂亮女人与生俱来的做作，显得更加真实和自然。所以从一开始我们之间的合作就带有同一般合作伙伴不尽相同的特殊意味，这是我们的缘分。

非常不幸，她的确已几近中年，这是事实。大凡几近中年的女人一定比超过了中年分界线的女人更忌讳谈论年龄。但我不想姑息我的主人公，不想让她加入那个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行列，于是我直言以告，她几近中年。

她的面颊上已经有色素沉着，美容师用一句行话说这是黄鹤斑。她的眼角及两腮的皮肤开始松弛，上边交织着许许多多细小的皱纹。尤其当她笑起来，那些皱纹就变得更加引人注目。眼眶周围的黛青色眼晕，说明她睡眠不足并且心境不佳，要是按医生的说法大约是内分泌失调。她的眼睛还算明亮，但略嫌小些，特别可惜的是，这双眼睛过于清澈和率真，长在女人脸上便缺少了某种由于朦胧才产生的风韵，一种无论正派或不正派的男人都很看重的情致。

我正带着能够满足轻微报复欲的苛刻斟酌词句，忽然听见那女人叹了口气。

这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真正的叹息之声，轻微而且遥远，像万籁俱寂的夜里，天空中不为人知的星座从茫茫天穹向大地坠落时，匆匆燃烧自己所发出的那种自焚的呼啸；又像是北国雪日的黎明时分，许许多多柔软的雪花铺天盖地而来时，相互追随着，结伴去它们长眠的冻土赴死时，那种只有村头老树上瑟瑟欲飘的败叶才可能感知的喧哗。这是一种死亡之声。随着这万劫不复的叹息声悠扬地响起，黄昏的

气息随之悄然而至，而我从来都认为黄昏与死亡有关。

我的思维就此中断，意识像一条从昏睡中被惊醒的猎犬一样竖起了耳朵。这完全出自我本人对死亡特殊的敬畏。我一直觉得死亡是世间最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宝物，当它出现的时候，仇恨与恶毒会像一场寒霜降临后的原野之草，风靡委地，然后静候岁月的封尘将它们狰狞的面目装饰得美丽善良。有时候，它又会挑选爱的高潮出场，赋予世俗的情爱以超凡的圣洁之光，使之变得无比强烈而又充满激情。

当我十三岁，还是一个小小的顽皮的女孩时，我的伙伴是一群十七岁的大女生，其中有个木子李尤其跟我要好。可是后来在我无辜代人受过的一次事件中，木子李毫不吝惜地把我推到遭受侮辱欲辩不能的处境。她的手指在我稚嫩的脸上留下清晰凸现的血印，她用所知晓的最毒辣的言辞咒骂我，把我带到我的班主任跟前，冲着她的脸说，你看看，这就是你的好学生。我孤立无援弱不堪击，能做的事只是用利刃一样的目光迎向她，一心想着要把她看出几个窟窿。我发誓要从此恨她一辈子，同时再也不与任何人做朋友，永远不。事隔不久大女生下乡插队去了，去一处遥远得我们前所未知而且荒蛮无比的山区。当我再一次听到她的消息，她已经死去。她在简陋的厕所里，被盘踞在茅坑边的毒蛇咬伤了私处，又因害羞不敢求医，蛇毒暴发而死。

她的死讯像天空中凄苍的鸽哨那样由远及近铺天盖地而来，穿过五年时间黑暗的隧道，撞在我青春的耳膜上，激起贯顶而下响彻骨髓的轰鸣。泪水夺眶而出，又一次在我的脸颊上留下血色的凸痕。我知道，我将永远失去仇恨她的机会了，她的死剥夺了我仇恨她的权利，不管我如何努力，我都

不可能与她的死抗衡。在死面前我依然孤立无援弱不堪击。我想我一定是从那一天开始变得彻底的善良起来，并对死亡产生了一种常情所不能包容的亲近感。我一次再次在小说里运用死亡的细节，但绝不将它用于仇恨，而是用于人物爱得天荒地老言不能及的段落。

现在我的女主人公肯定遭遇了死亡，她的叹息声向我昭示了这一点。

我的目光寻着昭示死亡的叹息望去，发现我的主人公左臂上缠着新丧的挽纱。她的目光散淡而迷茫。也许她在回忆？

于是我决定，这个夏天的故事，不仅关于女人关于爱情，还要关于死亡。我的世俗的报复之心，就在这个兀悟的瞬间无地自容地雾化，我的女主人公在升腾的雾气里，微微撩起了她低垂的眼帘。

我看见这个我曾经决意要让她缺乏风韵的女人，正用一种很特殊的目光看着我。那目光叫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形容，但分明意识到了它的力量。它的作用大抵与我刚刚说到的那种被称为风韵的眼波不相上下，确切说比一般的秋波或媚眼更要多几分高贵和雍容。这个发现叫我大喜过望。按我的本意，她是个外表开朗但内心孤高的女性，我实在没指望她有更多的柔情。既然她恰如其分地向我展示了这个侧面，那我不妨让她多出一个层次，把她写得更丰富些。这缕目光增加了我对她的好感，于是不忍心再指出她在容貌上的其他缺陷，匆忙将她眉毛略短、鼻梁稍宽以及嘴唇的棱线不分明之类的短处一笔带过了事。同时我安慰她，女人静止的美丽不是本质的美丽，真正的美丽应该是一种运动的美丽，是一种动态的神采。说实话，我对我是否真能写出女人超凡脱

俗的神采一点把握也没有，不过是为了让她与我合作预先许下一个愿。

她对我的好意不置可否，这让我觉得她决不是一个可以随意糊弄的女人。我耐心等了她好一会儿，她才不轻不重地说了一句：“进入中年的女人，全靠自信的气质支撑，不靠容颜。”

她终于开口说话了，这标志着我们合作的开始。

我还不算傻，马上听出了此话的弦外之音。她无非在提醒我，她可以容忍面部的弱点，绝不愿意放弃气质的选择。于是我马上表示在这方面我与她英雄所见略同。

但是后来我们仍在她的身材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我说你应该是一个丰腴的妇人，身高 160 厘米，体重 55 公斤。她不服从我的安排，说她宁可再瘦一些，身高再增加 5 厘米以上，按现时人们对女人身材的评定标准，身高不足是不可忽略的缺陷。我考虑了一下，没有同意她的请求。我说你又不是穿超短裙的大学一年级女学生，也不是打算在竞美比赛中崭露头角的女演员，你是一个有教养的知识妇女，况且已经人到中年。凭心而论我希望她在一切方面哪怕是细微末节上都显出她的与众不同，要是她对自己的外表过于注重，那就仍然逃不出一般女人浅薄的窠臼。我也知道一个真实的女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我宁愿让她欠缺别的什么，比如温柔不足，神经过敏等等，也不愿意让她有浅薄之嫌。我的固执显然使她不快，她坐着不动，连同杯中残余的茶水，全都凝固了一般。因此我对她说，为了表示歉意，我将替她设计一个最好的职业。

“我只能听从你的发落。”她说。

关于女主人公职业的思考

本来主人公的职业不该成为问题，在我过去的一些小说里，主人公往往身份不明，这样可以节省许多笔墨，突出人物超脱繁文缛节之上的其他东西。这回不一样，我为这项设计颇费了一番思忖。

我说过我从一开始预感到她的命运不济，心下就已经想到要让她日常的生活略微轻松些。想要让她过得丰富点，当女记者似乎算得一个不错的职业。可惜眼下有些一钱不值的电视连续剧，动不动就要弄出个女记者来撑台，还动不动就是什么政界要员的千金。富于正义感又蛮横不讲理，成天戴个红色头盔骑辆大马力摩托车来来去去，卷入某件诉讼可以秉公直言到大义灭亲的地步，要是涉足某起三角恋爱，那这也是雷霆万钧的攻势百折不回的劲头。哪个男人一经被她看中，不管你年长年少，纵有武二郎坐怀不乱的本领，也休想逃出她的恢恢情网。本人不幸多看了几部蹩脚电视剧，从此女记者的职业便从笔下告退。这想必不是我的过错。

也许可以让她当个女画家？女画家在社会上一向令人敬重。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我马上把“女画家”的概念具象为我的一位芳邻。那真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女画家，出身名门毕业科班，气质高贵且身手不凡。她似乎从不像其他的画家那么注重参加各门各类的展览，发不发表作品或在什么地方发表全看她兴趣如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她作品出手总会引起小小的轰动，美术评论界那帮自命不凡的小伙子，定要发出鸦噪般的叫好声。按他们的说法，她活脱就